

## 再谈编一本完善的工具书

美国圣地牙哥加州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 叶育材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讨论中医名词英译问题，自12卷6期开始，据“编者按”称，此栏的希望是对中医名词英译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并为将来翻译的标准提供参考。在中西医学交流日益昌盛的时代，这是一个出色并且具实用价值的构想。至今已3年，其间在中西医结合杂志中登出不少有精见的文章，笔者也寄上“对中医英译的一点看法”一文，有幸在第13卷6期刊出。该文中曾建议编撰一本较完备的工具书以利中医推广，本文谨就英译对象与工具书编写再抒浅见。

中医名词英译是针对下列五类人士：一为识中文，精中医欲向英文读者介绍中医的人士。二为不识或浅识中文，但有中医专业知识的人士，由于师承不同，译词自然有异，如有一本工具书，搜罗多种译法，有助融会贯通，书中如有标准译法，不难潜移默化达到统一的效果。三为不识中文的西医专业人士，与这类人士沟通最为困难。今以“滋补肾阴”为例，不管英译如何尽善尽美，不可能达到沟通的目的，因为中医的肾不是西医的肾，中医的阴在西医中摸不到、看不见。这时一本好的工具书，在名词英译后加上详细说明是不可少的。四是既不识中文也无任何医学专业知识的人士，这类人士对名词英译的要求不高，可能对名词的解释更有兴趣。五是要将英文中医资料向中文读者介绍的翻译人士，若有一本包含多种译法的工具书，应是他们的得力助手。

词典这一类书籍是翻译工作者必备工具，而编撰一本词典工程浩大，希望中国政府能资助这件工作，海峡两岸也可携手合作。如成立一个基金会，海外华人（主要是中医师），甚至西医中医师也可以用个人或公会名义出资出力共襄盛举。英译人才在国内一定不少，如果能罗织海外人士参与，可提供宝贵亲身经验。如决定编撰，一定要有截止日期，期前尽量要求完美，但必如期出版，出版后也不要避讳不再求改进，甚至可定一再版日期，在初版使用期间，集思广益供再版的改进。

（收稿：1995—03—27）

## 早期医学名词的统一与目前中医 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

陕西中医学院（陕西咸阳 712083） 李永安

西医传入我国后，医学名词翻译的统一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早期医学名词统一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我们目前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所面临的。笔者欲以今昔对比的形式，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论述。

**1 名词术语的混乱局面** 鸦片战争后，由于传播西医药知识的需要，西医药书籍的译述迅速增多。西医与中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所以在译述时，有很多西医名词术语难以找到恰当的，与其对应的中医词汇，并且还有大量中医中没有的名词。加之当时的译述者多各自为阵，缺乏必要的交流，于是就造成了西医中译过程中名词的混乱局面。70年代后，由于对外交流的需要，中医药翻译雨后春笋般发展开来。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医英译也出现了名词术语混乱局面。例如，《黄帝内经》的译名就有 Internal Classic, Canon of Medicine, The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等4种形式；三焦就有 Sanjiao, three warmer, triple-warmer, tri-jiao 等4种译文形式。

**2 名词术语混乱的危害及统一的必要性** 早期的医学名词的混乱严重地妨碍着传教士医生间的交流，阻碍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了西医教学。惠特尼(H·Whitney,?~1924)指出：“医学教育这项伟大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形成统一的医学名词；没有这个基础，在华医生就不能协同工作，提高水平，他也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热情。”同样，我们目前中医英译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

**3 为实现名词术语统一所作的努力** 早期的译述者在为西医中译方面作了大量实际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语启蒙》、《英行便览》、《药物学》、《中英病名词汇》等大量医书。1886年，中国教会联合会成立。该会后来还成立了统一医学名词委员会，出版了大量词典。1917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正式成立，从此早期的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

目前许多仁人志士在为实现中医英译名词术语统一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1984年《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开辟了一个不定期的中医英译专栏；1991年首届中医英译研究会的中心议题仍集中在名词的标准化上；1993年李照国主编的《中医翻译导论》出版发行，这部我国迄今唯一的中医翻译理论专著，标志着我国中医翻译理论研究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4 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早在1890年，惠特尼就提出应把准确、简明和文雅作为翻译的原则。《中医翻译导论》提出了“薄文重医，得‘意’忘‘形’”，“比照西医，求同存异”等原则和“深化”、“浅化”等方法，

可成为今后中医英译的指南。

5 学际关系 为保障标准化研究的客观性，中医翻译界应与中医界建立协作关系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西医语言是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是标准化的基础。因此，我们应与医学外语界建立友好联系，获取其协助和支持。而且中医翻译亟待有关部门，特别是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其进行统一的领导和有效干预。

6 出版权威性的汉英中医名词术语规范大词典和教科书 尽快组织一批中医英译界学术权威，编写规范化词典，使其成为中医英译的指南，这也是我们标准化的最终的归宿和成果结晶。以该词典为蓝本，编译一套科学的教科书，才能推广标准化成果。

只有精通外语和翻译知识，精通中西医知识的人士，才能成为中医英译名词术语标准化中主沉浮者。

（收稿：1994—05—23 修回：1994—08—24）

## 应该重视中医药对外翻译的研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外事司(北京 100026) 吴振斗

长期以来，由于中医翻译界多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从而使其迟迟未能建立起一套指导其健康发展的理论体系，就连起码的原则与标准也未能确立起来。因而造成了译者既无准则可循，只好独辟“蹊径”。由此所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译语不一、解释相异，这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的对外正确传播。

当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中医药对外翻译工作也随之广泛地开展起来。经过广大翻译工作者十几年的辛勤努力，这项工作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努力改变着过去形成的只积累翻译经验而不注重确立翻译原则和标准的局面，正在向着形成一整套理论体系的方向前进。他们编纂出版了一系列工具书，为翻译工作者解了燃眉之急。然而，大量的工作尚亟待完成，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突出地表现在译语不一、解释混乱等问题上。

无可否认，多年来有些常用词语英译法几乎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但这些译法是否就恰如其分呢？并不尽然。

试举“中医”、“中药”、“中医药”三词(词组)做一分析。人们通常的英译法用了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也就是说，这已经成了标准译法。但恰恰就是这个标准译法却存在着不少争议。在英文里，单从字面上讲是不会象中文一样分出那么具体的词的。medicine 一词本身就有两层意思：其一为药，其二

为医学。那么，是理解成“药”还是“医学”呢？如果根据上下文语义连贯是不难取舍的，但要对译成“中医药”就有点欠精确了。当然，由于多年的使用，似乎也可以接受了。可要对一位第1次接触该词而又不了解一点中医药的外国人来说，只好全凭他自己的想象了。这样，岂不是失去了翻译的本义吗？也有专家提出，此时用复数形式 medicines 就可表示“医”、“药”二义兼取了，至于说从英语语法学和词汇学上面是否讲得通这里就不议了。

再从上述三个英文单词的组合直译回来，乃为“传统中国医学”。这和今天所谓“中医”内涵相去甚远。而翻译的最基本原则是：信、达、雅。不能至雅，则退而求其次，最基本的基本是追求信。有一位法国翻译工作者曾说：“翻译就是理解，并且让别人理解”。中医药学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绵延不断、发展进步着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学更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迅猛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的是继承与发扬，“继承而不泥古，发扬而不离宗”。“传统中医”与“现代中医”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两个概念。今天所谓中医，顾名思义，乃指中国医学。它涵括了从古到今的全部中医内容，同时还包括民族医药在内。如果用“传统”(traditional)，就该有对应的“现代”(modern)字眼来修饰，而一般情况下则可取泛指义。这样，中医、中药都可译为 chinese medicine 中医药可为 chinese medicines，而 traditional 是否就可以不用了。那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可译为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再从不同学科来看，大凡文化、艺术类，愈古老、传统，愈显得炙手。而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冠以“传统”二字，则极为刺人耳目。

另外，中医中药最早东传朝、日，与当地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当今中、日、朝、韩东北亚汉字文化圈内，以及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聚集区，无论如何译法，当地人民都能给予理解基础上的正确理解，但对于除此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包括华人)就匪夷所思了。

总之，中医药对外翻译工作亟需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全面研究。而首要任务是对词汇进行比较、筛选、校订和编排，而当务之急则是对常用的、特别是具有宣传作用和影响的词汇进行再推敲，限定出更加贴切、恰当、完美的标准译法。

（收稿：1994—09—26）